

XUESHUZHUANZHU

陈一壮 / 著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思想述评

中南大学出版社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

陈一壮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陈一壮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1105-609-9

I. 埃... II. 陈... III. ①莫兰, E. — 人物研究②莫兰, E.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481 号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

陈一壮 著

☐责任编辑 陈雪萍

☐责任印制 文桂武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5-609-9

☐定 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家世和童年	(21)
第二章 成长历程	(31)
第三章 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	(55)
第四章 整体人类学	(77)
1. 人类如何面对死亡	(80)
2. 电影中的人性问题的	(87)
3. 整体人类学	(95)
第五章 当前社会学	(103)
1. 大众文化	(105)
2. 危机和逆流	(111)
3. 社会学诊断	(121)
第六章 人类政治学	(135)
1. 人类政治学	(137)
2. 复杂的和全球的政治学	(144)

3. 文明的政治	(152)
第七章 《方法》的基本结构	(159)
1. 自然之为自然	(162)
2. 生命之为生命	(176)
3. 对认识的认识	(192)
第八章 复杂性方法的逻辑构成	(209)
1. 自组织的原则	(214)
2. 多中心的原则	(229)
3. 反思性的原则	(243)
结 语	(257)
参考文献	(275)

引 言

埃 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杰出的、独特的思想家。如果从他在其中作出了重要建树的专业领域出发来给他定性,则他是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法国大学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年出版了在法国学术界具有权威性的《哲学家词典》,在 1993 年更新内容加以再版,莫兰一再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国哲学家在这个词典中占有一个相当详尽的词条。在法国外交部主办的国际宣传网站中,莫兰被说成是“法国当代最主要的哲学家之一”^①。确实,莫兰在当代的法国和世界上都享有盛誉。在法国有一个著名的“瑟里齐 (Cerisy) 文化中心”,定期为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在某个领域内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的学者举行专题研讨会,在 1986 年它举办了关

^① 网址为 http://www.diplomatie.gouv.fr/label_France/ENGLISH/IDEES/MORIN/morin。

于莫兰的专题研讨会^①。1997年莫兰被法国国民教育部长任命为提供法国中学知识教育改革方案的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在国际上,莫兰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别顾问,该组织以约40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发行的《信使》杂志的1996年2月号是供献给莫兰的“复杂性思想专号”。在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还委托莫兰撰写供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参考的文件《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②。此外,莫兰的众多著作被翻译为许多种文字在世界流行,1998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拉丁语世界研讨莫兰复杂性思想的国际大会……但是我们也觉察到与这种情形不相配合的异常之处:在法国出版的有关法国当代哲学史的专著中,莫兰并未占有显著的地位。受此影响,在中国的研究法国当代哲学的学术圈中莫兰罕被提及。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在本书的引言中加以解析,并从而具体阐明莫兰在法国当代哲学史上占有的特殊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彰显了莫兰的“独特性”。莫兰在法国当代哲学舞台上既重要又难以“入流”,我想从根本上说来这与下述三个原因有关:(1)莫兰在法国学术界的“不循规矩”的行为;(2)莫兰对法国当代哲学发展主流的违逆;(3)莫兰致力于建树的哲学的特异性。

莫兰在法国学术界被视为有名的“不循规矩者”(inconformiste),关于这个问题又可从若干角度来看。首先莫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侵略军进占法国巴黎前夕从中学毕业的,他人生途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因此被扰乱:他在流亡到图卢兹时进入图卢兹大学学习,而在学习的中途他又投身于地下

① 会议论文集《对于一个方法的论证(围绕埃德加·莫兰)》在1990年由Seuil出版社出版。

② 该书中文版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

抵抗运动,所以在他大学的学历上他只取得过一个史地方面的文凭。战后他感到自己年长不再适合于塑造,同时几年地下工作者的无规律的生活使他又习惯于学校生活的刻板的日程表的约束,因此他没有再返回大学学习,同时也没有像当时法国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争取考个学位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以便进入学校执教。他有幸获得一个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他就安心地在那儿搞研究工作,并不企望进入大学做个教授。但是法国这个民主、平等的国家也是个非常讲究资历的国家,对于学者来说很看重其学历或是否通过国家统考获得某种资格。像法国当代最为走红的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莱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德勒兹、利奥塔等,都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巴黎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取得过博士或国家博士学位、通过了法国中学或大学教师资格统考的佼佼者,莫兰没有这种辉煌的学历,显然会在这个“学院派”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受到某种轻视。莫兰也声言他是自学成才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正是他的独创性自学过程结出的成果。

其次,莫兰的“不循规矩”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研究方式违反了通常一个学者展开其学术生涯遵循的正规的模式: 在其在大学里从事了学习和获得了某种学位的专业领域内进行研究,并且基本上终生以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为业。莫兰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进行研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 凡是他所研究的问题涉及的专业领域,他都不惮进去加以探索。莫兰自己也说过由于他的不守学科分野,使得对于他一生的研究活动进行严格的归类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莫兰在不同领域内取得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法国学术界那些恪守传统的专业化研究模式并自视为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权威的人士,反感于莫兰在“自己的”领域内发表议论,把他视为门外汉,对他表示抗议和唾弃。

莫兰的“不循规矩”最后表现在他的独立的、不迎合潮流、不趋附时尚的学术研究态度。在学术界如同在其他社会生活中,在稳定时期有主导的思想潮流和它规定的主要的研究问题、主导的思维模式,而在转变时期会涌现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新思潮的时髦的研究的热点和研究的新方法;如在学术界存在若干学派的竞争时,学者们会选择归附于不同的有影响的学派的阵营。莫兰不顾忌这些,他只是发表根据自己的良知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使他一度在法国的学术界被边缘化,因为他的思想很难入流,只是创立一家之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更为具体地加以考察。总之,莫兰在1982年出版的《自觉的科学》的第一版的《前言:我的身份证》中这样展示了他与他所处的法国学术环境的关系:“……我在三十年中是孤独的,处于边缘,脱离时尚,而这时是萨特主义、阿尔都塞主义、拉康主义、福柯主义、德勒兹主义、社会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统治着。是的,今天我从不仅统治过政治,而且也统治过哲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的狂热的神话、过于简单的观念、单方面的思想、残缺的概念的危机中获益。是的,是这个危机阻止了大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愚顽势力的铁蹄把我踩碎。但是,箱格化/小块化的学科知识固有的否定机制继续运转着反对我。我的简单的行进就引起了看到我进入他们的领地、以为我将在那里安营扎寨的地主们的愤怒甚至是仇恨。你们搞错了,那些向你们的枪榴弹发射筒奔去和派遣你们的弟子跟踪我的人!我是个游牧者,我只是穿越了你们的草地。我在《方法》的第二卷中写道:‘我希望但不是十分相信这会实现:那些自以为是一块科学土地或一个哲学观念的主人的人们,看见我闯入他们的领土不要有太多的胃反酸;我只是在那里经过。’……事实上,我不想打扰任何人。那是探察彼此关联的问题的链条的需要

使我进入他人的领地探险……”^①确实,莫兰虽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但他进行的研究遍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学,而他最宏伟的研究成果——复杂性思维方式则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围。因此,即使是宽容或赞同莫兰的跨学科研究的法国学者,也认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正规的哲学家。

现在我们来具体考察莫兰的哲学核心观念怎样违背了他所处时代的法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首先我们从莫兰 1994 年出版的思想自传《我的精灵》中摘引一段文字来看他对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术界流行的思想意识的批评:“……阿尔都塞提出的‘伟大的愚论’受到了知识界的心怀敬仰的赏识,其谓:斯大林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家’,他的权力的滥用就是因为这个偏差。而萨特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视界之后,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说成是世界革命的英明的先锋。关于中国的神话后来很快取代了关于苏联的神话。一个新的圣经随着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先是亲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后是亲毛的革命化的救世主降临说而重新构筑起来。同时,在各人类科学中大获全胜的结构主义消除了有关人、对历史的探询和主体的问题。没有个人,没有主体,没有历史,没有人,没有灵魂。所有这些幻影受到了新的迪阿法吕斯^②们以科学的名义给以的重击。如同一个叫拉比舍的人,我时而思忖:‘莫里哀,如果我能有你的笔锋该多好!’在社会学中,这时存在着围绕实现技术—经济目的而应用的询问表和民意调查的统治(计划经济学家借助于社会学家来

① 埃德加·莫兰:《自觉的科学》法文第 1 版, Fayard 出版社, 1982 年, 第 19—20 页。

② Diafoirus, 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中的角色的名字, 莫兰常将其作为思想狭隘、抱残守缺者的代名词。

确定社会现实中的非经济的余渣)。另一方面,作为对阿尔都塞教条主义的补充,布尔迪厄的教条主义用‘再生产’来解释教育系统,用‘文化遗产’来解释学业的成功,而否认了一切个人‘天赋’的存在,这些都是旨在证明‘继承者们’在学业上的成功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蒙骗。作为对《时代精神》^①一书被卖出了50000册的不实的谣传的反应,布尔迪厄竟然在关于阿尔都塞的研讨会上把这本书撕得粉碎,说它包含了两个主要的骗局。第一个骗局是我探究了如下的事实:皮尔弗^②或卓别林被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的人们欣赏,卓别林甚至是被整个社会欣赏。第二个骗局是我掩盖了大众传媒文化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导致异化的工具,它使无产阶级背离他们肩负的革命任务。事实上我开启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反对大众传播媒介引起的低级的愚昧化,另一个是反对知识界和大学引起的高级愚昧化。‘因此,在这个60年代期间,我只能遭到大学机构、结构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摒弃……’。^③在这段引文中,莫兰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他在法国学术界中的境遇,他与当时在法国左翼知识界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的矛盾。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三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莫兰与后两人的观点不合的缘由,然后再来说明莫兰与萨特的思想分歧。

20世纪60年代是法国哲学界中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而占据领导地位的年代,这个变换构成法国当代哲学思潮发展中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结构主义在法国哲学界的滥觞首先得力于莱维-

① 这是莫兰的著作,由巴黎 Bernard Grasset 出版社出版,在1962年出了卷1,在1975年出了卷2。

② Piaf,法国著名女歌唱家(1915—1963)。

③ 埃德加·莫兰:《我的精灵》法文版,Stock出版社,1994年,第216—217页。

斯特劳斯,他在美国结识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可布森,从他那里了解了肇始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主义的原理,然后他把结构主义的方法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莱维-斯特劳斯还把雅可布森介绍给拉康认识,拉康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到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他们从语言结构的稳定性、不变性、系统性和无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出发,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的新精神分析学,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飓风的启动者。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法国先后升起了莱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福柯、罗兰·巴尔特、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一系列结构主义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新的哲学明星。这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是继承笛卡儿、康德的传统的建立在主体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的哲学。萨特特别强调人的有意识的主体性对人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关键意义,因此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高扬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能动性的哲学。但萨特这种主体哲学缺乏对环境条件和客观世界规律的深入研究,他的自由的主体的观念给人以主体的无根的任意性、随意性的感觉。而结构主义则主张人类精神中潜藏着的由语言结构反映出来的心智的深层结构支配着人类的社会行为,并赋予人类创立的各种文化设施以秩序性。由于人类自发地遵循他的精神结构的内在规定性而展开行为,因此谈不上他的自由意志与能动性。结构主义要颠覆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中心主义原则,在寻找到了人类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文化现象背景后的不以人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稳定的内在结构之后,他们向“无人”或“非人”的境界挺进,标榜构建“无主体的哲学”。结构主义的研究以科学为基础,似乎更为稳固、可靠,使人们耳目一新。萨特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以及在他的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发起攻击,严厉批评莱维-斯特劳斯关于“不变的结构”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莱维-斯特劳斯则在他的著作《忧郁的热带》、《野蛮人的思维》中答复萨特的非难并进行反击。二

人之间的论战构成了法国现代史上两大哲学流派交替之时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阿尔都塞当时在法国左翼知识界中被视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走红,他运用结构主义的原理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以发现其深层结构,创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反对人道主义、主体的概念,主张对历史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结构的规律性、“作为变化过程的无主体的实践”。他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阶段,在这时马克思宣扬人的本质、主体异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 1845 年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之后,马克思的思想逐步过渡到成熟的科学的阶段,抛弃了一切人道主义的因素,而研究了由客观的社会结构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社会都包含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构成的内在结构,并通过其间的矛盾而向前发展。阿尔都塞因此把马克思看作一个潜在的结构主义者。他主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系统结构的规定性所确定的规律性决定的,从而否认了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提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既然人道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是一个贬义的概念,那么不难想见他为什么把斯大林的不尊重法制的滥用权力的错误归咎于他对经济过程的“人道主义的”干预。当然这种观点对于莫兰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莫兰高度厌憎斯大林制度的专制和不尊重人权,怎么能同意把这种现象怪异地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呢?所以莫兰抵制了他所说的在当时法国左翼知识界几乎形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条的阿尔都塞主义。再说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莫兰敏感于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组织现象,他正是因为感慨于经典科学囿于其机械论的和线性因果观的思维方式没有认识这个现象的能力,而致力于通过复杂性思维方式来建立能动的主体的地位。而只有建立主体的合法地位,他才

能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建立尊重他人的或相互理解的负责任的伦理学。因此他怎么能够迎合法国结构主义抹杀“主体”和“人”的概念这一哲学上的时髦呢?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或新结构主义者,他建立了“生成的结构论”,而他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教育社会学”。在这个领域里,作为对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批判,他提出了他的社会理论体系中最重要关于文化特权的再生产的论题。他提出,从整体上看,通过教育体系进行的西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基本上不是自由平等的文化再生产,而是一种在自由民主制掩盖下的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和再分配。即使在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建立了严格的法制系统的法国,那一代代通过国家教育制度规定的层层考试攀升上来并最终取得最富含‘文化资本’的国家著名大学的文凭的文化精英们,实质上都是“享有特权的文化贵族”或“继承文化特权的继承人”。布尔迪厄也借助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完成他的这个论证。他认为:不只是在语言和神话等象征性体系内,而且在社会世界中,都存在着客观的结构,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可以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行动方向 and 他们的思想观念。^①但当凭借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一基础进行论证时,他就忽略了受教育者在个人禀赋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他们在学业中的能动性的发挥。在这一点上他遭到了莫兰的灾难。总之,莫兰在哲学的核心观点上是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哲学舞台上形成主流的结构主义格格不入的。在1981年出版的政治哲学著作《为着走出20世纪》中,莫兰还举出下述例子来说明逻辑推理不能保证认识的正确性:“一个结构主义的或阿尔都塞式的论断可以合乎逻辑地到达这个结论:人是不存在的,这个

^① 参见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8页。

概念涉及一个虚构、一个幽灵和一个常识中的幻影。这个结论根据其前提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在下述意义上是荒谬的,因为排除了使他能够设想人的事实材料和有关的观念,它得出了人的不存在。”^①总之,逆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而动,也是莫兰在法国现代哲学史上不能名列前茅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红极一时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弘扬主体的能动性和自由,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起其领导地位遭到结构主义的颠覆,但其势力并未因此完全从哲学舞台上消失,莫兰是否对它表现出某种亲和性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莫兰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评论,我们一般只是偶尔在他的非哲学的专著中看到 he 零星地表达对当代重要哲学家的看法。罕见的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人和死亡》中在论述人类怎样在哲学中把握死亡时,他较多地触及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他是这样评论萨特的理论的:“整个萨特哲学看来被对自由的关心和不计一切代价保全自由所缠绕。这是绝对的、根本的、永恒的、随时被我支配的自由。”^②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生存的意义所在,而萨特认为死亡是剥夺了生命的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看来这两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死亡观是根本对立的。但是莫兰写道:“……这使我们认为萨特通过自由之路寻求一种痴迷的状态,这种状态类似于海德格尔通过死亡之路所寻求的东西。乍一看,这种‘痴迷’的参与似乎是同一的,既然萨特的自由建立在存在中和在严格地讲的人类的存在中含有虚无的基础上,‘虚无通过他从世界产生’。”^③

① 埃德加·莫兰:《为着走出20世纪》法文版,Fernand Nathan出版社,1981年,第139页。

② 埃德加·莫兰:《人和死亡》法文第3版,Seuil出版社,1976年,第321页。

③ 引同上书,同上页。

自由的实质是什么？“自由的经验在对可能性进行选择的瞬间被体验到，它只相对于这些无限的可能性而存在，而知道自己是不可预先确定的。”^①萨特的绝对的自由的原则的根据是什么？萨特没有提出。莫兰找到微观物理学中的量子运动来与之比较。电荷微粒的运动总是无序的和绝对不可确定的，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欣于在其中找到物质的自由的证明。于是莫兰假设萨特的人类自由是建立在原子的自由的基础上的：“……萨特的自由将在某种意义上是试图摆脱死亡并通过不再是向生物学的而是向原子的回归来否定死亡。一切表现得似乎是萨特的个人在不确定性和不可毁灭性所统治的存在的原初的和基本的结构中找到了他们对抗死亡的拯救方式和避难所。”^②萨特只是用思辨的方法在精神的领域内探索自由的性质，所以他的自由的原则既是绝对的，又是缺乏根据的。莫兰嘲弄了他的自由的原则：“因此‘存在’是荒谬的（一切在量子的层面上都只能是荒谬的）；使人参与存在的完全的荒谬性的自由，它本身也可能是荒谬的和无根据的。”^③而下述批评话语则是点睛之笔：“人‘注定是自由的’。但是存在和虚无的衰微的辩证法、自由的‘原子的’结构并不能只靠它们本身向我们说明自然、历史，特别是人类的历史。萨特的自由只是把人的宇宙的实在稍加深化的一种痴迷（况且他也没有正式表明），但是它不能把握文化的个人性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死亡的问题。”^④结论是：“如果人们责难海德格尔在把死亡树立为生活的意义时是把死亡建立为无意义的意义，那么人们可以责备萨特把自由建立为荒谬

① 埃德加·莫兰：《人和死亡》法文第3版，Seuil出版社，1976年，第322页。

② 引同上书，第322—323页。

③ 引同上书，第323页。

④ 引同上书，同上页。

的意义。”^①由此我们看到,虽然萨特推崇主体,歌颂自由,他曾明确地表示存在主义就是主体论,并说:我们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个人主体性^②,而莫兰也是非常注重主体、自由的,但是莫兰不能归为萨特的同类。在上述引文中,莫兰实质上批评萨特不能把他的哲学思想与科学资料结合起来,从而说明具体的现实。

莫兰承认萨特战后在法国哲学界和左翼知识界占有领袖地位,但他拒绝做萨特主义者。这不仅由于莫兰与萨特在政治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本书后文将述及),而且由于他们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萨特只是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分析主体、自由,而为了反击结构主义的进攻,莫兰把哲学的和科学的手段结合起来致力于“以本体论—逻辑学—组织性的方式来定义主体”^③。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莫兰最终将主体归结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处理活动(“我运算”),把自由归结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制定策略的能力。实际上法国结构主义的创始人莱维-斯特劳斯的批评萨特的哲学时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在关于他个人经历的著名访谈录中说:“萨特将哲学变为一种封闭的世界。除了政治斗争之外,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屑一顾,尤其是科学上发生的事情……”^④关于哲学是否能在当今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

① 埃德加·莫兰:《人和死亡》法文第3版,Seuil出版社,1976年,第223页。

② 参见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③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④ 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